

主题聊吧

考试季

考场



上了考场，  
就像上了战场。

没有愿意打败仗的战士，但总有一些遗憾不可避免。

有意外惊喜，也有措手不及。有得心应手，也有束手无策。

但每次大考，都是一种经历。成绩是一种结果，感受与感悟是一种收获。

一边答卷一边用毛巾擦汗

讲述 赵学潮 60岁 来自 陕西渭南

43年前，我参加高考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那时，考前的学习自然是非常艰辛的，加上生活条件很差，连黑面馒头也不能保证每顿都吃得上，我虚弱的身体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高考在7月7日、8日和9日举行。高考前一天，学校组织我们乘坐卡车，来到县城矿务局高中考场。学校在矿务局高中临时起灶，我们持饭票用餐。晚上，我们就睡在矿务局高中教室的桌子上，被褥也都是自个带来的。天气十分炎热，考场上连风扇都没有。考场

里摆放着一盆凉水，热得实在不行，可以用自己的毛巾去洗把脸。我的身体不好，十分虚弱，每场考试，我几乎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大汗不止，一边答卷，一边不停地用毛巾擦汗。幸运的是，我没有晕倒在考场上。

作文是根据题为《毁树容易种树难》的文言文写一篇读后感。我联想人才奇缺的现状，反弹琵琶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种树难毁树更难》的作文。成绩出来，我语文考得不错，名列全班第二。可惜，其他科目考得不理想，最终名落孙山。

## 考场内外总有收获

粗览数学试卷欣喜若狂

讲述 马玉顺 58岁 来自 山东临朐

我1986年参加高考。那年7月5日下午，学校雇用敞篷大卡车将我们拉到借住的县一中学生宿舍。次日，我们在一中操场召开考前动员会。下午，大家在老师带领下熟悉考场。这天晚上，我忽然头昏脑涨，浑身乏力，老师和同学把我送进县医院，医生诊断为中暑，赶紧打针吃药。

数学是最头疼的学科。高中三年，我的数学成绩从未超过60分（总分120分）。然而，待拿到试题，我粗略浏览一遍即欣喜若狂——试卷最后那道压轴题，恰巧在不久前被老师重点强调过，我有把握解答出来。我压抑着

兴奋之情，用有些颤抖的手先将这道题目解决了。然后，我才从头开始一道道琢磨、答题，遇到不会的题目就躲过去，直至考试结束，我还有几道选择题不会做。对我而言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这一下，我信心倍增，随后的三门课程考得出奇的好。

高考揭榜，我的总分是489分，超过了本科线7分。其中，数学得了87分，破天荒及格了。最终，我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。



马玉顺

刚在座位坐下就呼呼大睡

讲述 王仰 70岁 来自 上海

我在晋西北黄土高原插队时，1973年初，我被临时抽到公社电影队工作。6月底的一天，我跟随电影队在一个偏远山村放映电影，结束时已经晚10点多钟。公社通讯员跑了几十里地找到我，说公社确定的高考人员因故不能参加高考，让我作为替补，第二天早上8点前赶到县中学参加高考。

我三年前离开学校下乡插队，除语文外，其他功课已非常生疏。再者，这个村离县城120多里，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，只有靠两条腿，并且得连夜赶路。这时要我参加考试，真是难为我了。然而，公社能让我去参加高考，对我已是非常照顾。我别无选择，当即决定出发去县城。通讯员把手电筒给了我，又给我找了根木棍防身。还好我知道进城的小路怎么走，比走大路要近四分之一。

那年我19岁，事情紧急也顾不得害怕，一路急行。待我到达县中学时，开考钟已敲过，按说不能进考场了。我求情说自己是连夜赶来参加考试的，破例进去了。一夜没合眼，豁着命急行近百里，我极度疲乏，坐下后连试卷没看完就睁不开眼了。监考老师问我能不能坚持，我说着话就睡着了。直到一场考试结束，我才被摇醒。这时，我的腿疼得不能走路。接下来几场考试，我发挥得都不好。就这样，我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次高考是“文革”中唯一一次高考。机会就这样失去，我在非常惋惜的同时，在心中激发了发奋自学的信念。



孙明明

我1960年初中毕业，考上了河北水利水电学院五年专科。1961年暑假前，传来好消息：学校升格了，取消专科班，只招本科班，我们这届五年专科班转为两年预科，两年后直接转为四年制本科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1962年临近转本科之际，我们学校忽然取消招本科。我们这届不上不下的预科班，被安排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。我们学的是材料力学、结构力学和机械制图等专业课程，数学也是相关的高等数学，根本没有学高中课程。要我们参

加高考，别提多焦虑、憋屈了。然而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服从。可想而知，我们走进考场后，面对根本没有学过的知识，只能狼狈地看着试卷，一个个满头大汗呆坐着，直到可以交卷。这样的考试就像受刑，考完了就解脱了。没有悬念，这次考试我落榜。我蒙上被子大哭一场，哭过后又暗下决心，明年重新参加考试。

狼狈地看着试卷，就像受刑

讲述 孙明明 80岁 来自 湖北武汉

准备弃考离开，被监考老师叫住  
讲述 于文学 65岁 来自 宁夏固原

1977年恢复高考，初中毕业的我已工作两年，考上了中专。很快，我中专毕业，成为一名教师。1984年，我打算进修数学专业大专文凭，但是名额太少，已经分配完了。这时，自治区党校准备办大专班，教育厅和党校联系，让他们为教育系统代培30名政治教师。我文科很差，不想考，但又怕失去这次机会。最后，还是决定参加考试。

当时采用高考试卷，我们和高考生一样，将于7月7日开考。5月中旬报名体检后，我边工作边学习。很快到了7月7日，我走进考场。第一场考语文，我拿起试卷看了看，感到十分陌生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别人都在写，只听见“噌噌噌”的写字声，我的注意力就是不能集中到试卷上。想到第一次接触高中课本，别人学习了两年，而我学了不到两个月，这次肯定考不上了，来年再考吧。于是，我把试卷放在桌子上，准备离开。监考老师让我再坐一会，说：“开考30分钟以后，才能交卷离开考场。”我只好又坐下。这时，我看了看试卷，第一题是看拼音写汉字，仔细一看，会呢！我很快写了出来。这下我的注意力回到了试卷，再没抬头，一直写到考试结束铃响。别的考生交卷走了，我还在写。监考老师过来收卷子，我左手压住试卷，说：“就剩几个字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右手写完了作文最后几个字。

考完语文，我信心大增。几场考试结束，我自认为考得还可以。分数出来后，我高出录取线近30分，终于圆了带工资上大学的梦。